

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ⁱ

鄭勝天

在當代中國藝術家家中，很少見到像鄭重賓這樣還有傳統文人氣質的人。這不僅是因為他舉止儒雅、語調平和；更在於他藝術實驗背後所隱現的文化背景和底蘊。

重賓在杭州浙江美術學院（現中國美院）從陸儼少、方增先等先生學習水墨畫時，我也在該校教書。當時正是 85 新潮藝術運動方興未艾之際，中國畫系學生中能突破傳統窠臼、接受當代藝術價值觀的並不多。沒想到文質彬彬的重賓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且他從此走上不歸路，至今無怨無悔。

1993 年戴漢志（Hans van Dijk）和施岸迪（Andreas Schmid）等人為柏林世界文化宮策劃《中國前衛藝術展》。這是九十年代初在歐洲介紹當代中國藝術頭一次較具規模的展覽。重賓那時已來到美國加州，是參展的藝術家之一。我應岸迪之約，為展覽畫冊寫幾位藝術家的簡介，其中就包括重賓。我寫道：“他所創造的一系列水墨作品，以從自然物件脫胎而出的圖形符號入畫。極其抽象的人物形象充分表現了結構的特點，充滿了狂放詭異的活力。”ⁱⁱ

那時西方觀眾對當代華人藝術還相當陌生。藝術家謀生都不容易，堅持創作更加艱難，不少人都被迫向市場折腰，能沉住氣在畫室埋頭用功要有很強的定力。在以後的許多年中，我不時收到重賓寄來的一些作品照片。偶爾我去三藩市也會與他相約小敘。這些年間他做過一些裝置或行為作品，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畫室中苦苦面對著一張張空白的宣紙和畫布，對外界的色彩斑斕、潮起潮落似乎毫不心動。

2010 年我應三藩市亞洲美術館之邀去開顧問會議，中華文化中心策展人陳暢女士驅車送我過金門橋再訪重賓的畫室。我見到重賓依然神淡氣定，但是他的作品卻帶給我視覺和精神上意外的震撼。重賓仍然固守著黑與白的純淨世界，不過他的語言已越過了中國水墨和西方抽象畫的溝壑，構造出前所未有的視覺經驗。甚至可以說，他的作品已大大擴展了一般平面繪畫的概念。你可稱之為水份、顏料和紙材的交互“裝置”，或是黑、灰與白色的自由“行為”。重賓面壁求索二十年，終於將水墨的文化源流引入一個豁然開朗的新境界。

重賓喜歡用“floating”這個英文字來形容水墨的潤行流暢，宣紙的吸滲沁散。他認為這是水墨媒介最能傳達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原因。這個字直譯成中文略嫌單薄。其實中文有一句成語非常切合他的判斷：就是“潛移默化”。“潛移”是墨在紙上的運動；“默化”是紙對墨色的接納。在細潤無聲中，紙墨本身成就了藝術家變化不止的心願。在這裡我們驚異地發現東方哲理智慧與繪畫的物質形態是如此接近。而重賓正是這樣一位沉潛內蘊，卻剛強不懈的藝術家。在他知白守黑的世界中，我們能領會到他無與倫比的激情和深思。

鄭勝天